

031 苦兒徐鐵臼

王策宇 著

——徐鐵臼——

鐵臼坐在井邊發呆。骯髒破舊的衣服，看來就是個沒娘照管的孩子。才十歲，要擔那兩個大桶子的水，的確吃力了些。可是每天清晨擔水卻是鐵臼最快樂的時候。因為惟有做這事，才能暫時躲開繼母陳氏的拳頭板子。

今早，就因為晚起了半個時辰，繼母衝進鐵臼睡的小柴房，喊著：

「打死你這個好吃懶做的鐵臼，太陽曬到哪裡啦！還不起來！」

鐵臼慌忙跳起，繼母手中的板子已當頭罩下。他顧得了頭顧不了身子，提著水桶衝出門。繼母還在門口指著罵：

「不把水缸裝滿，不准吃飯！」

鐵臼的父親徐甲是個布商，家裡原開個布店。與前妻許氏小心經營，日子倒也過得去。但許氏自產下鐵臼之後，得了產後之症。抓藥進補，把個小本經營的舖子給拖垮下來。鐵臼三歲時，許氏還是丟下父子二人走了。徐甲一個大男人，既要照顧鐵臼，又要為販布生意傷神，弄得父子二人經常一天吃不了一頓飽飯。

鄰舍見鐵臼整天髒兮兮，都勸徐甲：

「給鐵臼找個娘吧！」

鐵臼常在夜裡醒來，喊：

「娘！娘！」

幾個熱心的大娘便積極的為他物色起對象。但他拖了兩年才娶了陳氏。新媽媽進門，最高興的是鐵臼，夢裡也笑醒了。他想：

「娘會做好吃的菜，會幫我洗澡，給我穿乾淨的衣服。」

徐甲將鐵臼交給陳氏，自己賣了店，籌了些錢開始往外地販布。他滿以為鐵臼有娘照管，很放心的一去十天半個月才回家一趟。可是好日子沒有過多久。陳氏對鐵臼彷彿前世結了冤仇似的，總沒好臉色。徐甲在家時，還給吃給喝。徐甲前腳一走，後頭陳氏立刻攆鐵臼：

「出去，出去，別在我眼前惹我煩！」

家中大小雜事都落在鐵臼身上，稍微做得不合意，一頓板子就躲不了。原來瘦小的鐵臼更添了一分呆滯。鄰人勸陳氏：

「這孩子可憐，小小年紀沒了娘，他爹討了妳來照管他。鐵臼挺乖，妳多疼疼他，也不少了妳的筋肉。」

陳氏聽了這些話總是一翻白眼：

「妳可憐他，妳照顧他吧！我沒那閒工夫。」

勸多了，鄰人也覺得自討沒趣。每回鐵臼挨打，大家只是站在一旁看著搖頭。陳氏見沒人敢勸，更加跋扈，誰有不滿的顏色，便指著罵：

「看什麼！沒見過作娘的打孩子呀？」

此後沒人搭理她。

起初，徐甲從外地回來，看到鐵臼身上的瘀傷，心想孩子淘氣難免碰了，也不以為意。漸漸地發現鐵臼乾乾瘦瘦，比沒娘的時候好不了多少。徐甲起了疑心，悄悄問鐵臼，鐵臼只是抽抽噎噎掉眼淚。

徐甲只好問陳氏：

「鐵臼好像怕妳，妳打他嗎？我看他身上青青紫紫的。」

「我打他？你看到我打他了？他不安分在外頭亂跑東磕西碰了，你怪我打他？」陳氏圓瞪起雙眼吼著。

陳氏理直氣壯，徐甲也確實不曾看見，就閉嘴不吭聲。

一天晚上，三人吃著飯，鐵臼一失手砸了碗。陳氏劈頭一掌打得鐵臼摔個跟頭。

「還是個孩子嘛，告訴他以後小心就是了。」徐甲忙抱起鐵臼。

陳氏氣呼呼的吼：

「孩子？七、八歲了，連個碗也拿不好，白養他了。」擺出一副要吃人的模樣。

徐甲低頭吃飯不再說話。

第二年，陳氏生個兒子，更視鐵臼為眼中釘。她對著還在襁褓的親生兒子說：

「你如果不除掉鐵臼，就不是我兒子——」

於是取名為鐵杵。意思是要以杵搗臼。

陳氏見徐甲並不特別護著鐵臼，自此變本加厲，對鐵臼打罵更肆無忌憚。她藉口要給鐵杵一個單獨的房間，讓鐵臼住到柴房去。柴房四處有縫隙，冬天冷風呼呼直往裡灌。鐵臼身上長滿了凍瘡。徐甲要糊一糊土壁，陳氏就說：

「誰家的柴房不留點兒縫，糊得富麗堂皇，人家還以為我們發了橫財呢。」

徐甲沒辦法，買了棉絮叫陳氏給鐵臼打床被子。陳氏給自己和鐵杵做了襖。

徐甲悔恨極了，但也只能摟著鐵臼說：

「苦幾年，你再大點，爹帶你出去學個本事，你就可以自立了。」

鐵臼總是沒有表情的看著父親。父親走了，他就躲在破被子裡悄悄地喊娘。

鐵杵漸知人事，仗著母親撐腰，也當鐵臼傭人般使喚。陳氏看了抱著鐵杵又親又吻，直說：

「好兒子，真是我的好兒子。」

她又藉口照顧鐵杵忙不過來，煮飯洗衣也交給鐵臼。鐵臼連葱蒜也分不清楚，哪裡會做飯燒菜，桌上經常幾盤稀糊糊不知什麼東西。鐵杵哭著不肯吃，陳氏端起盤子就往鐵臼臉上潑去。於是鐵臼身上除了挨打的傷痕，還多上了熱湯燙起的水泡。

鐵臼在井邊呆坐了許久，忽然聽到：

「死鐵臼，擔水擔了這半天，水缸還沒一半的水。鐵杵去看看。」陳氏發現鐵臼發呆了。

鐵臼嚇壞了。一身衣裳遮不住寒風，他抖索著擔起水桶往家裡去。陳氏已拿著板子在門口等著。鐵臼一進門就挨了一頓好打。早餐就吃不到了。餓著肚子洗好衣服，手已凍得失去知覺。陳氏卻又叫：

「該準備中飯了！」

鐵臼於是又忙著升火。這時鐵杵跑到廚房要騎馬。鐵臼耐著性子哄他：

「鐵杵乖，娘肚子餓了，吃了飯再騎。」

鐵杵纏著不放，一歪身，碰到了竈上架的飯鍋，半熟還帶著水的飯倒了鐵杵一身，鐵杵驚天動地的嚎哭起來。陳氏趕來，操起火箝子就打。小小的廚房，鐵臼閃不開，幾下子被打得皮開肉綻。當晚，鐵臼舊創新傷引起了高熱。拖了兩天，陳氏也不去搭理他。不知什麼時候鐵臼悄悄嚥了氣。

徐甲第二天回來，在柴房裡抱著鐵臼痛哭了一天。陳氏終於除了鐵臼這個眼中釘。徐甲嫌惡她，更少回家。陳氏也不在意。

鐵臼死後幾個月，一晚，陳氏正睡得香甜。突然床搖晃得厲害，她一驚跳起，正想抱著鐵杵往外跑，床邊有人說話了：

「我是鐵臼。從沒犯什麼罪，卻被妳殘害殺死。我死去的娘向天帝訴怨，已經領了天庭的符旨，准許我來報仇。我要讓鐵杵得病，就像我以前受的苦一樣。」那聲音聽來的確是鐵臼。可是陳氏驚恐的睜大了眼，卻什麼也見不到。

此後，每晚鐵臼便來到陳氏房中，先搖晃她的牀，讓她不得眠。而後或在門口，或在桌前，或在屋樑訴說著：

「某年某月某日拿木板擊我的背數下。」

「某月某日拳頭擊我的頭。」

「某月某日——」

陳氏只是跪在地上不住磕頭，喃喃唸道：

「鐵臼，我對不起你，你饒了我們母子。」

這麼連續幾個星期，陳氏幾乎要瘋了。她成天披頭散髮，連晚上也坐在門口不敢進屋睡覺。有一晚她準備了豐富的酒菜祭奠鐵臼；又脫下鐵杵身上的襖一併放在桌上。鐵臼說：

「不需這麼做，妳經常讓我凍餓，一餐哪能補償得了？」

徐甲回來了，鐵臼沒有出現。陳氏忍了兩天，第三天晚上悄悄的告訴徐甲這事。還沒說完，徐甲不耐的打斷她：「胡說八道，妳自己做了虧心事，疑神疑鬼。」突然從屋樑上傳來聲音：

「爲什麼說我的不是？」

夫妻倆嚇得從椅上跳起。

「現在我要鋸斷了這屋子的正樑。」那聲音又說。

說完便聽到鋸木的聲音，木屑也紛紛落下。一家三口趕緊跑出屋外。鋸木聲停了，點起燭火一看，屋樑完好如初。他們戰戰兢兢回到屋裡，鐵臼罵鐵杵道：

「你殺了我，還能安安穩穩的坐著？現在我要燒了你的屋子。」

說罷大火立刻燃起。三人又趕緊跑出。鐵杵啼哭不止，鄰人聞聲都出來了，

但沒有一個人願意救火。火越來越盛，燒個裡裡外外狼狽不堪。不一會兒火自動熄了，進屋一看，卻沒有任何虧損。

以後，鐵臼每晚必來痛罵鐵杵。有時凌空「啪」地一響，鐵杵身上便多了一道紫痕。左近鄰家不堪夜裡陳氏與鐵杵的嚎叫，紛紛遷走，使得徐甲家周圍更加鬼氣森森。

漸漸，鐵杵胸腹脹起，不能吞嚥。每夜還挨拳頭、木板、火箝痛打，全身青紫，破裂的傷口化出膿水。數月之後終於死了。鐵臼便不再出現。

------(完)